

長白浩歌子著

螢窗異草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螢窗異草三編序

夫古人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終以立言儒者著書立說必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動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徒逞才華於淹博已也余以為文章根性情而出者也至不獲著書立說論議古今策畫時事而抒寫抑鬱之氣成小說家言則其性情大抵憂思多而歡樂少愁苦常而忻愉暫稍其憂思愁苦以寓言十九而行文之時又不欲直寫怨憤必借徑於風華綺麗之詞是其經營於楮墨間者固非若伸紙疾書之所為矣故歷一生之歲月以有著述乘著述之餘閒以成異史其書每不可多得而是編乃裒集眾多至不獲割愛將與留仙之志異隨園之神怪灤陽槐西之著錄後先頽頏則其他著作直等身耳使披閱者必卒讀其書盡帙而後快是非窮目力於數日之間亦幾幾愛不忍釋矣故爰誌數語以為序

同治甲子仁和許康甫識於武林之微雲仙館

螢窗異草三編目錄

卷一	唐城隍	智婦	挑繡	田一柱	瀋陽女子
	晉陽生	春雲	折獄	隔江樓	談易狐
田再春					
卷二	宣織	遺鉤	奇遇	繡鳥	興中人
	龐眉叟	詩妖	變鬼	續念秧	生生袋
窺井	巨蠍	梅異	童子戒		
卷三	楊秋娥	笑案	戲言	銷魂獄	訟瘦
	秦吉了	龍陽君	苑公	銀筆	董文遇
馬元芳	瓢下賊				
卷四	蛇媒	續五通	玉洞珠經	阿玉	鬥蟋蟀
	狐判官	鍾麗	鬼無類	秋露鐵雲	蕭翠樓
盧京					

螢窗異草三編卷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陵隨園老人評

唐城隍

中州某郡有城隍神。頗著靈佑。初不知厥姓為唐也。夏月某日。相傳為神誕辰。數百里之人。莫不竭蹶奔走。祠故不甚修廣。一時祈者攘者。償願者。賽神者。雜還而來。香烟絡繹。寶炬蠟燭。聯前之人。甫爇於鼎。後之人。早拔而去之。跪者弗克跪。跪則人蹋其肩。叩者不遑叩。叩則人陟其項。男子長揖。婦人竚衽。擁塞不得前者。惟望神座首肯而已。且廟以外。陳百貨演雜劇。人更流連不去。以故行者擁背。立者側足。氣噓成雲。汗揮致雨。郡外近郭。有翁以酒為業。而茶亦類及之。每值其期。恆有儒士一人。潔衣而美儀。造肆獨酌。酌已繼之以茗。輒竟日盤桓於此。如是者經旬。社事將闌。是人亦絕迹不至。明歲又如之。決不失時。翁心驚之。迨叩其姓。則曰唐氏。日漸狎熟。間與翁談時事。及古今典籍。皆極淹貫。翁故少讀書。且樂於為善。語次。兩相愛重。每娓娓不休。一日翁少飲薄醉。其人適來。乃以言挑之曰。視君狀貌。自是城市中人。曾游膠庠者。邇日郡中祀神。大舉勝會。珠繡眩目。笙樂聒耳。莫不奔赴。恐後而君翻遷於郊外。沽飲茅柴。且過此旬日。又將一別。經年老夫惑之。敢請其故。其人聞翁言。忽太息曰。緣

止此乎。良有數在。予固非人。即郡神也。此數日之行。蓋為避囂之計。豈真效平原十日飲耶。
翁訏其言。疑其戲已。因詰曰。人以神之靈。趨踰殿庭。耗散物力。所以為神壽。而神乃棄之出
遁。豈辦香而來者。意皆不誠乎。人神雖殊。不越於理。君不可以欺羸老之人。神笑曰。子何欺
也。人與神之相應。要在一誠。不在草根木皮。雜以壇屑。而後謂之馨香也。即如翁之明處。每
值會日。輒於無人之處。泥首者三。又何嘗親詣壇壝。予始降若以福哉。翁聞神言至此。色然
而駭。蓋翁以肆事乏人。因感神庇。每如此而人未知也。因信其真神。將起跪拜。神止之曰居。
吾當語翁。夫予之遁跡於斯。實有所不能耐。起來者既多託故。至者不盡據誠。冥冥之中。既
已洞鑒。而此曹之嘈雜擾攘。大潰男女之防。并廢公私之務。覩之更有所不忍。况村野之夫。
值炎暑之日。汗出如蒸。衣濕如滌。以經年不濯之垢。鬱積而升。縱薰以荀令之香。聞者亦罔
不掩鼻。兼之入喉三寸。酒蒜之臭猶存。果腹崇朝。穀食之性漸化。當稠衆之中。口不能織。譬
不能掩。氤氳而來者。大抵皆是也。將何以堪。言未畢。翁亦粲然曰。是誠有之。神曰未也。是猶
可耐者。最惡婦人女子。不守閨闥之訓。以焚香為神可媚。以項禮為福可邀。塗粉施朱。莊嚴
其外相。而適足以誨淫。靚妝袞服。蠲潔其儀容。而不免於藏垢。升階入殿。瞻像褰帷。以五尺
之軀。隱難言之垢。白髮之婆。猶可忍。綠鬟之媛。最堪憎。共度良宵。詎免春藏玉洞。未絕天癸。

難保月浸鴻溝神之所懼者尤在於此而村姑田婦衣麻紵之裙袂清嬰兒之溲便骸垢莫浴足繭不脫其暗香之習習又與向之男子夾雜而迭作蓋惟木偶者能堪之有像即有神人且避之惟恐不亟豈神獨能安享哉因謂翁曰翁有善心壽當再歷十稔念故舊之情必令急脚相召東廡一判爾時當更易其中即翁之坐地心言已出白金一錠曰以此償連日酒債但為我宣播此語予實受若之賜且凡有廟而神者亦錫若以福矣翁猶有所干請轉瞬竟失其所在

外史氏曰偏是閨閣中人專好尋神入廟而不虞神之攢眉已久也至於舉大會賽大社則呼姨喚姊引女隨嬾嬾而來者直不知其幾千百輩無論芋蘿西子或蒙不潔即此陰濁之氣妖冶之形早令明正直之神屏息而避之於以還福不綦難乎昔京西有異僧斷二石厔晨則登絕高之峯自崖而推之徑達其麓已乃下而掇石再登再推操縱終日人因號之曰魔而歛其道行者來者接踵僧於丈夫猶見禮獨至巾幘者流則漫罵曰沒家法露出頭直供妄男子看殺耳豈真為老僧哉味僧之言可知神之於此更有惻然於中者不止臭之不堪相逐也已

智媼

舊傳。燕南有一媼不知何許人。蓋富家也。附近有劇盜。聚黨十數。覲其貲。夜入其家。時媼已就寢。夙聞人言盜首與已同鄉。并少失其父母。遂坦然無懼。披衣起。將親逆之。聆其履聲。知至戶外。乃操土音呼其子曰。兒曹何貪睡至此。若舅來。竟不一迎耶。盜聞而駭。意猶未深。信媼已自出。涕泣而言曰。數年不晤弟已。魁然丈夫。奈何不一念姊。今夕始來相視哉。語竟掩面歔歎。悲不自勝。儼若骨肉重聚者。盜為之動容。因曰。弟少不肖。早背椿萱。不知有姊。非敢恝然相忘。媼又曰。弟幼時。予猶歸甯。後從汝姊夫遠出。至此。遂不得返。豈意怙恃。皆棄弟仙逝。弟已成立如此。耶。言已大慟。盜竟信為實。然勸慰。至再。隨媼入室。媼命婢爇燭。盜復出。約束其衆曰。此予之姊家。非路人也。慎勿騷擾。乃命盜屯於外。媼心竊喜。又呼其子出見舅。其子知為盜。舉股栗。不得已而參謁。盜笑曰。甥皆長成。姊真厚福人也。媼又命子婦出。參舅翁。時媼之中子方授室。新妝出拜。恍若一家人。盜亦自忘其盜。惟曰。不知吾甥嘉禮。舅竟未備一片。將如之何。因呼從盜以一袋入。傾囊出珠十粒。以為答拜之儀。媼固辭。而後命婦拜受。並命其子治筵款舅。大搞其從者。子已心安。家又素裕。咄嗟。素筵立辦。媼與盜對酌。絮談鄉俗。咸中肯綮。盜益信為同胞。醉飽始去。瀕行。媼曰。姊家幸有餘積。弟如乏用。數百金。不妨將去。盜大笑曰。弟已白手游四海。反來耗姊家物耶。徑行。媼與子送之門外。呼嘯而返。是

日。而媼家自飲饌而外，未嘗少失錙銖。舉室慶幸，亦不敢以告人。越數日，盜又夜至，以千金置媼榻上。曰：「以此為姊壽。」畧表弱弟之誠，媼不復辭。盜又贈甥及甥婦金幣釵釧，約值數百緡。厚賚僕婢，大肆揮霍。復與媼子徵飲，達旦而後去。自是習以為常，每至，輒有餽遺。媼家益富，人固不及知。抑且不及料也。媼又囑盜為已範，盜予以一劍曰：「綠林之豪見此當無敵犯者。」媼大悅。後年餘，盜遠行，出掠。媼與子謀徙其家於晉。蓋慮盜之貽累也。及遷於河東，植此劍於寢戶。有小盜夜入，見之，輒咋舌不敢肆虐。自是數年，無盜患。信乎，媼之智，實絕天壤，而非人所能及也。

外史氏曰：指鷹準為鵠鴟，化荆棘為棠棣，非憑此一副急湊，實以天性動之也。夫盜必甚黠，豈甘為媼所籠絡？而媼之籠絡，一本於人情。盜即自悟非親，亦不忍發下面皮。况媼有以預知其家事，而言之切中乎？故媼之智，既不可及，而所以行其智者，尤不可及。

挑繡

長洲諸生鄒大任，年僅弱冠，美風姿，貌白皙，而性駭愚。呷啞一室中，牝牡不知。時藝文字，外無所曉。同袍咸笑之。一日如市，見有逆女者，簫鼓喧闐，賓從絡繹。茫然莫解其故，以詢友友，給之曰：「兄不識耶？此郡中某家初得官，誇示於人也。」生信而不疑，且素以功名為念，欣然尾

之往至其門見新婿奠雁御輪儀節繁縟心竊好之久立而不去已而彩輿復出哄然啟行微聞第中有悲泣聲生乃鼓掌大噱曰此亦大好事何戚為觀者胥怪而相顧生殊不自覺翌日復出遇送喪者其狀頗髡髮而哭益哀生愈不平謂人曰當喜而戚此行必近不祥聞者無不捧腹其吊率多類此庚午夏讀書於某寺其地近山素多魅寺僧不勝其擾皆徙去同人以生病故慄懥使居之生亦罔知所懼入其室蛛網罩戶蝠糞盈階生洒掃而處之足不窺園其讀益苦居三日殊無他異同人以為痴福遂不復勸徙乃生自居寺中每夜讀輒聞有笑聲生亦不顧數夕後天氣炎熱生袒褐就月執卷而讀之曼聲長吟深宵不輟俄而聞然作響院門闢矣生愕然四顧則二婦人新妝如畫圖均衣薄縠各執白紗小扇欣然竟入生以為意誦如故二婦逼近生身戲以纖指撫其肌笑曰固而郎體固如玉哉言之似甚垂涎生若不聞讀倍亟二婦捫良久見生漠然反斂手抱慚而退出門忽不見生亦莫之誅祇曰山寺夜深何來女娘指爪且尖瘦令人顧不耐言已掩卷欲寢旋丈聞人聲其音皎絢笑曰子來視郎寢未入則一女子年可二八綠鬟微鬆紅腮帶豔白身無寸縷掩笑立於生前生視之容如花綻膚若脂凝亦冥然不為動念但笑曰汝效補衛以清白之軀然我乎半體亦非不潔者因將己襯與之對立皎然如雙舞之鶴女反羞縮障面自返自語曰若

人只合偶痴鬼。當今挑繡來生言笑自若。徐徐著袴曰。白雪之白。究不如白玉之白。佛榻就枕了無怖畏。其愚誠不可及。詰朝無訪戴者。生仍安於肄業。及昏。驟雨滂沱。砌下水深尺許。生方篝燈展卷。復聞笑語。紛然曰。子等送痴婦來伴痴郎。幸勿再勞璧謝。生於燈下瞻視。則客夕二婦更僕數人。前女子亦在其中。則既衣裳楚楚矣。衆擁一少艾者。近生曰。以此為若婦。若願之乎。生亦莫之拒。反詰曰。婦之說子殊不解。衆曰。達道之三。非夫婦耶。生即取書翻閱一周。恍然曰。是誠有之。子為夫。而渠為婦。其此之謂歟。衆因哄堂大笑曰。然。生遽呼少艾為婦。絕無所虞。惟曰。予正讀書。欲究臣子之道。夫婦之義。尚未暇及。學不躐等。汝曹可仍將婦去。衆不聽。囁寧一聲。青衣數輩。自外入。肆筵設席。強生與少艾並肩坐。飲以合巵之杯。緝以同心之帶。生熟覩少艾。容光如珠玉之潤。體態若花柳之妍。心頗愛好。慨然曰。得婦如此。於願足矣。少艾亦絕矯痴。毫無覩覦色。時以美目灼灼然顧生。且笑曰。予夫忒無賴。予身幾被看殺。又語衆曰。予夫即若夫。胡不均此一杯羹。而使我一人獨享耶。衆皆笑不能仰。大禮已成。衆始列坐。浮白痛飲。諧謔甚歡。生與少艾。獨以白眼相看。四目交注。不飲亦不食。吃吃憨笑而已。衆呼少艾為挑繡。生亦呼之。杯罷之側。猶以一卷自隨。時復咷嘑曰。夫婦之義。予當與繡共。參之須臾。二鼓。衆皆半酣。起曰。新人夫婦。當合歡。我輩且退。遂紛紛俱出。旋有二

人復返曰。小兒女未諳情事。予得代為操持。乃為生僕衾襪。掌二人衣。使皆登榻。以手撫其枕曰。今夕共此。明年抱子矣。語畢。含笑而去。疾雨烈風。亦不知其安往。生與繡並頭而眠。究未解床第之事。生少卧即起曰。夫婦有別。子不可以無禮。乃向東而坐。繡聞生言。亦起西向而坐。瞑目存息。莫通片語。倦極思睡。倚壁軒然。瞶甫交而東方明矣。蟲飛薨薨。衆又早至。入見生繡垂頭對坐。形如土木偶。不禁失笑曰。蚩蚩者。果無情耶。繡見衆入。即起離榻。欲從之返曰。悶殺阿奴與夫處。固不若與姊戲也。衆又粲然曰。婢子亦太慙生汝已有夫從予歸。將奚為。繡乃垂涕不已。嚶嚶作小兒啼。衆匿笑為之整妝。事畢自去。繡自在生室中。日為生繕衣履。主饗飧。淪茗煮酒。迄無倦容。暇則掘土和泥。學為兒戲。絕不類閨閣成人。其所作多玩器。瓶彝樽鼎。巧擅人工。亦未卜其所用。生並不詰。誦讀如常。而自與繡處。雖盛暑未嘗露臂。相對如賓。繡亦如之。夜即共卧一榻。而東西異向。恆虛其中。如是者數夕。未及於私。生因寒士家。惟寡嫂因就居於外。旬日一歸省視。出即遭友於途。詢生近業。生遽曰。兄宜為我賀。學有長進。邇來又悟得夫婦也。一句意義。友驚問之。厯厯數陳。不少諱。友素與人忠亟。曰。此係鬼狐能為人禍者。君宜速避之。生猶未達。惟應曰。諾。遂不復往嫂處。適歸寺中入室。即謂繡曰。友言婦為鬼狐。其信乎。繡炯炯相視。無一言。生取書證之。至鬼神無形與聲。大恚曰。友

誤我。此固有形與聲者。又讀至狐狸食之。益恚曰。友欺我。此固不能啖人者。因不復信友。與繡處如故。乃自此友皆與聞。相約偕來。以覘其異。入所居。繡適不在內。以詰生。生又詳言之。友乃堅請一見。生曰。適往後園移花。少頃即來矣。未幾果至。以紅巾冒首。貯花于袵。珊珊而來。衆睨之。神仙中人也。繡見客絕不驚避。委花地上。踏坐而以手植之。旁若無人。衆見其衣有縫。其形有影。且不匿跡銷聲。亦不敢臆定為異類。坐談至夕。繡亦不時入齋。但不與客交言。中饋之事。固其所司。迎客去。而兩人相觀。仍如往日。友有善謔者。一日謂生曰。兄與尊嫂處。亦同食處否。答曰。未也。友笑曰。奚為不同。生曰。予讀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席且不同。況衾乎。友驩然曰。嘻。君誤矣。夫婦非男女比也。詩不云乎。角枕槧兮。錦衾爛兮。不同衾。胡為怨其獨旦耶。生即莊容謝曰。謹受教。歸而謀諸婦曰。友令我與子同食。子其勿辭。繡亦無難色。第詢曰。書有之乎。生曰。書不言。而詩則有之。盡信書。固不若信詩也。是夕。遂合被而寢。而衣縷各未去。身轉側。殊多不便。生晨起。即詣友處。相告曰。過聽子言。使我永夕不能寐。友詢之。以狀對。友又笑曰。同食而不去衣。猶異食耳。子馬能寐。生駭然曰。衣可去乎。何居乎。未之前聞也。友因給之曰。子不善讀書。宜其愚也。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袒裼裸裎於我側。故由由然與之偕。袒裼等字。皆去衣之謂。不如是。寧能由由偕寐乎。生亦笑曰。審是。則雖字與烏能

句皆衍文耶。友亦忍笑答之曰。是矣。生遂深信不疑。適遇他事歸。已昏暝。不及閱書。又謀諸繡。曰。友令我失去衣與子同食。其可乎。繡始有難色。又詢以書言若何。生歎曰。讀書而不明句讀。從前皆浪擲居諸。微友言。吾不知也。乃強繡盡解其衣。登牀覆寢。而寐。膩肌交擁。神魂蕩然。遂熟睡達旦。明日遇友。即謝曰。君言不誣。黑甜鄉。予既近之矣。友曰。恐子未近溫柔鄉也。生復訝曰。溫柔鄉猶有異乎。友乃緬陳居室之道。生聞之。津津入耳。惟曰。夫婦大倫。若此者。無乃亵甚。友笑曰。君又未讀易矣。大傳有云。夫婦構精。兒女化生。不然。子之先祀。且幾斬。生懼然揖曰。僕甚愚。見不及此。非僕也。敢專承之。其自祖父以上。咸承吾友之賜。言訖。茫然歸。友又為之絕倒。生入寺。天猶未夕。即又謀之。婦便共寢。繡曰。晝可寐乎。生曰。晝眠夕寐。眼與寐可迎繡從之。生如友教。甫一合。而繡即呻吟欲起。奔避曰。君今者殊不懷好意。予不再與夫處矣。生又堅持之。繡不勝其創。泣然淚下。生素未覩此狀。憐惻不忍。力少縱而繡逸。生標逐之。倏忽不見。方呆立。而他友適來見。即大笑曰。是何形狀。生正色答曰。予欲與婦構精。以延先人一脈。此亦倫常中要務。君何哂為。友不禁鼓掌。強之入室。俟其夜而後坐談。既晦乃去。生既失婦。不勝懊悶。比及漏下。前之衆婦復來擁繡入門。笑曰。若我家妮子。情實不甘。生朗然應曰。昔未婦子。汝為政。今已婦子。我為政。不甘將如何。婦皆喜曰。痴兒。亦甚強項。乃

並力納繡於榻。顧謂生曰：「逋逃者既已還君，再遁勿予問也。」釋手而退。生闔戶解衣，欲與繡狎。繡退且不敢復近。生冠之，鶯血啼紅，倍極呻楚。迨至芙蓉露下，夫婦俱有味乎其中。生乃怡然曰：「予今日乃識此真樂。」自是無虛夕。繡亦漸入佳境，不再如向之雅拒矣。生既與繡為歡，自謂佳趣過人輒道之。聞者皆自美，偶詣嫂處，言之綦詳。嫂之兄適在座，艴然色變曰：「是何言也！」生笑曰：「事無不可對人言。」豈嫂獨不可談耶？竟恬然不以為怪。後因繡有帳，謀徙於家繡。今生盡將所作者移歸。嫂見之大驚曰：「子家宛若金具，乃如是之豐。」繡亦不怒。嬉戲如故，而事嫂維謹。明年，繡舉一子，家益赤貧。繡命生以泥器如市索價，甚昂。嫂又以為病狂，生至暮竟携千金以歸，而貨猶未售其半。始大驚視之，乃古銅也。嫂由是奇繡，而生與婦亦不再病。連舉三雄，家益巨富。處五年，繡忽辭去，曰：「夙緣已滿，當別矣。」生驚詢其故，答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以痴故，見棄於人，鬱鬱以死。賴諸姊妹以術授予，漸覺聰穎，而痴情猶未盡絕。因以冥數與君配合。今將轉輪往生富貴家。望君勿以妾為念。」生詰其何所術而不答。顰眉曰：「再來人似不必相識。輾轉而歿化為淡烟以逝。」生思之不置，乃以三子屬其嫂，遂於湖湘間不復言娶。究不知為繡作合者為鬼為狐，每以未及問繡為憾。

外史氏曰：「痴者，天全以其痴，絕無所欲也。故雖艷質當前，淫妖觸目，而彼無見無聞，真此

質地可以仙。可以佛。並可以聖賢。所全不亦大哉。乃自燕朋失志。導以情闌。後遂不能復
痴。如此之友。最能壞人心術。切宜遠之。在人以為救痴之藥石。予以為禍生之疚疾。良不
可不辨。

隨園老人曰。刺畫痴狀。筆筆如生。而一管寫二痴人。尤擅絕技。吾每望而畏之。

田一桂

田一桂。大梁人。父為洛中陶朱。至一桂。始中衰。然猶擁萬金之產。里中單寒之族。莫敢望。一
桂幼失所怙。惟母在。為聘於同邑巨家。岳盧姓。女名四娘。天姿綽約人也。一桂年十七。即行
親迎。四娘色既殊。尤兼饒機智。當新婚之初。即心竊計曰。富室之兒。驕傲性成。非有以縛束
之。少縱即逝矣。於是溫柔旖旎之中。別寓峭厲稜角之意。拒之而不峻拒。予之而不輕予。覲
覩之餘。微加以色笑。柔順之內。隱示以端嚴。而或推或挽。忽送忽迎。女兒情性。令人不可捉
摸。只此一夕。丈夫之氣既奪已。三朝廟見婉婉。倍於尋常。且善窺姑意。候其喜怒。察其心情。
視寒燠。潔飲食。孝婦之名以著。又善處戚族間。無纖毫失禮。人因賀一桂。為得賢助。獨是當
閨帷之地。操縱良多。自花燭以後。盡遇一桂。從不以笑語相通。行必異路。居必異席。若反目
者。然及夫寢門已閉。一室燕私。一桂言或涉邪。則必正色規戒。責其輕浮。甚至泣下沾襟。自

嗟薄命。抑且裳衣無自解之時。粉澤無輕沾之日。衽席甫就。笑面即無。衾枕雖同。羞容時有。
較之結褵之始。殆有甚焉。至一桂絕望欲寢。則又絮談家事。故攬其眠。隻轉腰肢。陰破其睡。
洎乎蝶夢難成。花枝欲戲。又必強而後可。而纏綿之下。倍極綢繆。柳既宛轉。迎風雲更低徊。
戀雨。一顰一笑。盡態極妍。使一桂得之不易。舍之實難。其顛倒于情中。不可言喻。四娘又善
於修飾。每以晨省為名。盥濯絕早。恒呼一桂與之偕。既起。令坐於側。觀其梳裹間。或使之掠
鬢。或役之簪花。雖不必代畫眉嫵。而朱粉之濃淡。釵釦之高低。無不含笑與商。及昏復如之。
益窮艷冶。髻則散挽濃雲。更添膏澤。容則淺匀臘玉。另染鉛華。雖不副笄六珈。從未慵妝草
草。至此必命一桂捧鏡於前。已乃徘徊顧影。值深宵密室之中。當銀燭金缸之側。見此麗人。
遇此韻事。即以宋廣平當之。鐵石心未能不動。况一桂乎。以故房帷之愛。惟恐不深。積漸而
尾大不掉。四娘之威。乃日肆初一桂之迎娶也。契友祝希年曾戒之曰。婦入女子。所以挾制
其夫者。以色故也。君少年不免好色。但莊以禮之。正以率之。可以無患。若狎曖無忌。則婦綱
將剗置矣。一桂不能從。爾月後。以事觸怒四娘。面有爪痕。祝見之。即笑曰。好色者。果不免此。
向從予言。何至於是。一桂殊不介意。歸且以之語四娘。四娘甚恚。適祝來過訪。一桂呼茶。四
娘以飴和齒。塗其瘡。使婢餽客。祝不知。徑啜之。吻若膠黏。且麻不可耐。及視其器。始悟四娘